从“房住不炒”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，再到强调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，都是为了限制资本逐利性的消极作用，是一系列“红绿灯”的组成部分。

为资本设置“红绿灯”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人 赵义

2021 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新发展阶段有五个方面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，其中之一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。资本是逐利的，要在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同时，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，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。

为资本设置“红绿灯”，所谓红灯，自然是要划定边界、加强规范，以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；所谓绿灯，自然是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，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、繁荣市场经济、便利人民生活、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
也就是说，资本的逐利性可以看作是中性的，无论是创造价值还是野蛮生长，源头都是资本的逐利性。哪一面是主流，关键要看“红绿灯”的设置是否科学。要认识和把握好新发展阶段的发展逻辑的深刻变化，就必须认识和把握好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。“红绿灯”的设置对各行各业、对各个市场主体的影响广泛，必须深入理解。

首先，“红绿灯”的设置来自法律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，保护产权、维护契约、统一市场、平等交换、公平竞争、有效监管是基本导向，这些导向在法律上都有基本规范，比如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等，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。“无序扩张”不是监管者主观上的随意界定，不应当存在“自由裁量”，而是不因资本而异的普遍性规则，根本目的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

其次，问题也不能止步于法律。事实上，资本的很多活动是走在法律规范的前头——或者说往往是走在前头的，而这些活动也很有可能并不符合新发展阶段的价值判断。资本也是一种社会存在，当它的逐利性抵触到“社会价值”的时候，很多活动就不符合新发展阶段的要求。

比如曾经的 P2P 网贷，本身很难说有伦理问题，有人需要钱，有人有多余的钱，钱通过正常的渠道，流到需要的人手里，这种逐利性是中性的。但是，如果把赚钱作为唯一目的，将钱贷给大学生这样风险意识较弱的群体，使得有的大学生仅仅为了请同学吃顿饭就陷入网贷泥潭，无疑违背了这个社会公认的价值观，这样的逐利就是“野蛮”的。

更典型的例子是娱乐圈乱象。文娱产业的发展，成就无疑是巨大的，也是有未来的。但国家为什么出重拳整治娱乐圈乱象？就是因为平台资本、流量明星、“饭圈”文化在资本主导下形成了完整利益链，这个利益链是为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服务的。一些自身素质不高、能力水平很差的艺人却能够一夜走红、万众追捧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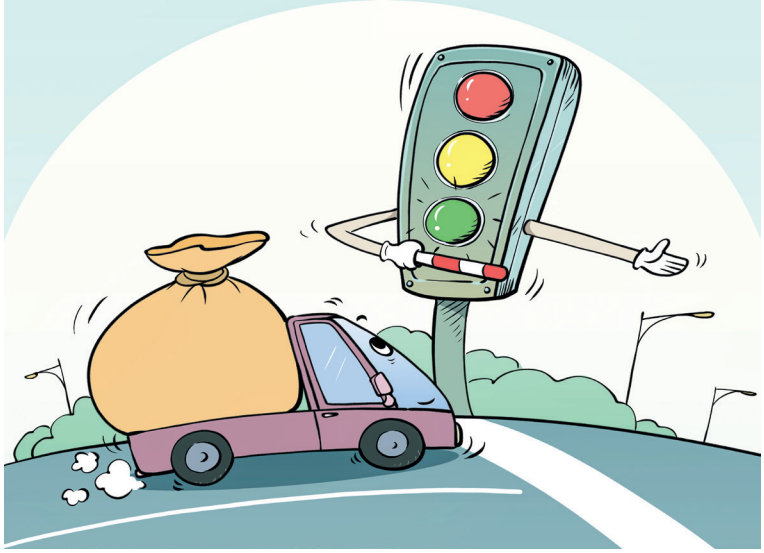
频频占据热搜榜单，这对健康的社会价值观造成了很大冲击，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。不知道有多少青少年因为“粉丝消费”“应援集资”等陷入经济泥潭，成了资本逐利收割的韭菜。

从“房住不炒”到强调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，再到强调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，都是为了限制资本逐利性的消极作用，是一系列“红绿灯”的组成部分。

这必定会给相关行业的运行模式带来深刻影响。比如房地产行业，住房要回归民生属性，再期待房价如以前那样上涨是不可能了，去金融化是一个痛苦的过程，所谓房地产“黄金时代”的活法就无法持续下去了。过去习惯了大手大脚、做二传手、层层转包，前提是房价一定不断上涨，房地产企业只要用成本加成方式的收费模式赚钱就行了，现在这一套肯定就行不通了。

当然，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，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。再重申一句，资本的逐利性是中性的。没有逐利性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就失去了基础，市场价格的信号作用就发挥不出来。

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，我们对“资本”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，以前是用资产、资金，少用和不用“资本”概念，因为似乎容易让人联想到“资本主义”“资本家”。但正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，改革者们发现，国有企业也要优胜劣汰，也有兼并破产，也有优化资本结构（而不是资产结构、资金结构）的问题，所以“资本”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。后来，资本和劳动、管理、技术、知识等一起被列为财富涌流的源泉。而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，具体来说就是国有资本的控制力。



因此，强调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，这里的“资本”是不分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的。这一点需要格外注意，不能把限制资本的消极作用，直接等同于限制非公有资本的消极作用，甚至是直接等同于限制非公有资本。事实上我们也要承认，非公有资本呈现出来的逐利性的消极作用更明显。但只要是“资本”，都要警惕其消极作用。在“两个毫不动摇”上，国家从来没有动摇过。

今天提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，是因为发展逻辑已经深刻改变了，已经上升到不同现代化模式的高度了，即“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、两极分化的现代化、物质膨胀主义的现代化、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”。为资本设置“红绿灯”，是要扬长避短、趋利避害，在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，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